



◆ 刘润国

我们这里的地方戏是茂腔,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对于茂腔的历史我只是听说,并没去认真考证过。只记得小时候,我娘喜欢听,而且我还知道村里的老一辈人都喜欢听。后来我从大人的嘴里得知,在我还没有出生时,茂腔就已经在村里落地生根。当年俺村曾组建茂腔剧团,虽然比不上县城里的正规剧团,一直被戏称为“草台班子”,但深受人们的喜爱。它最早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大概是我父亲年轻时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吧,因为他是我们村剧团乐队里的一员,属于打击乐的那种差事。当时剧团不仅在村里搭台唱戏,还游走于胶南的很多村子演出。那时农村的交通虽然不发达,但他们一群人赶着马车或驴车在乡间奔走,一个正月乐此不疲。后来,茂腔消声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又火了起来……显然茂腔在我们农村,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传播的文化。日子丰衣足食了,才有闲情逸致。正月是最闲的时候,也正是听戏的最佳时节。

在我记忆里的听戏,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当时我们村还没有重组剧团,我娘曾领着我 去离俺村二三里地远的上柴村听过几场戏。其实,我并不喜欢听戏,我那时十二三岁,已经是开始上初中的半大小子啦,只是去给娘做个伴儿而已。当然我作伴儿,除了对武将穿的戏服和打斗场面有点兴趣外,无非是在戏台前向娘索要一两毛钱,去买支糖葫芦解解馋而已。其实我娘也早有准备,她会从裤兜里掏出手绢儿包着的一小卷儿纸币,抽出一毛或两毛的纸币塞给我,嘴里还忘不了说我一 句:“你是真馋!”。我知道,她心里是愿意借这种机会给我买糖葫芦吃的,但还总

◆ 祝金震

大铁锅

日子越过越好了,家里炒菜做饭的锅却越来越小了。虽然家里还保留着一口大铁锅,但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几回。搁置时间久了,就总生锈。年事已高的母亲看见铁锅生了锈,总是去擦拭干净,爱惜之情流露于脸上。

若是把时间上溯到三十年前,这等样式的大铁锅可 是农家的宝贝,承担着 一个家庭所有的煎炒烹炸,煮蒸馏燹等诸多日子。过去的农村,每个家庭人口都不少。过日子自然离不开大铁锅。一家家一户户,或支上六印锅,或支上八印锅,庄户日子就红红火火地过起来了。

按照乡里传统的说法:支上锅,燎开灶,就是安上一个家了。所以家里有搬迁事宜或者子女成家后独立过日子,搬锅就成为整个程序中重要的一环 节。虽然只是搬个锅,却是有讲究的——首先是选好搬家的日子,要赶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搬锅,在搬之前要把锅里放上五谷杂粮,寓意家庭 中富足丰满,不缺吃喝;搬锅的人选也有说道,要找一个属龙的和一个属虎的抬着锅,安放到灶台上时还要念叨“龙到有水喝,虎到有食吃”等等。只要在吉日良辰把锅搬了,就算是家已搬迁,其他的家什物品就可以随意随时搬动了。

以前我们家也是大家庭,所以在灶房里支着两口锅。这两口锅承担了全家十几口人的吃饭喝水问题,是家里的宝物。母亲作为家庭主妇,对这两口大铁锅特别重视。虽说铁锅刚硬厚实,也怕腐烂磨损。因此在每次煮饭 做饭后,母亲总是把锅清刷得干干净净,锅底下来不留剩汤剩水,怕这些汤水把锅泡了生 锈。那时候油水少,大锅炒菜却特别好吃。春天里每当香椿树发出深红色的嫩芽,母亲就掐一把回来,切碎了打上鸡蛋,在大铁锅里炒,那香味迅即飘散在屋里屋外,萦绕不散。

夏季里,自家菜园里的扁豆挂满架子,母亲就去摘一篮子持回家,洗净,用大油翻炒于铁锅里,在里面 呷一圈饼子或者锅贴,这样菜和饭一锅做,一举两得。秋季里玉米正鲜,一个大棒子顶着红缨。我们都嚷嚷着要尝鲜。母亲就拿一个袋子,去掰满,再装锅,烧火开煮。等到玉米的香味弥漫开来,住了火等候一会,那香甜鲜嫩的玉米就可以大啃特啃了。冬季地里没啥活,母亲更是充分利用大铁锅为全家改善伙食。蒸馒头烙大饼、擀面条包包子,往往一做就是一大锅。许多日子里我们放学回家,灶房里蒸汽弥漫,热气腾腾……

当物质生活越来越充裕,即使是农村人,也与时俱进家家户户用上了煤气灶炒菜做饭。曾经担当重任的大铁锅日渐遭受冷落,让位于小型锅具:炒菜用炒瓢、不粘锅,焖米饭用电饭锅,省时又省力。本来我们要把长久不用的大铁锅处理掉,但母亲坚决不让,一定要在家里为大铁锅留一席之地。想着法子充分利用:端午煮粽子,年底蒸年糕和馒头,还会煮一大锅肉,再加几个蹄子熬肉冻,又方便又得劲——这都是小型灶具所不能胜任的。

时间又过去多年了,对人生有了更多感悟的我终于理解了母亲那代人对大铁锅和一些老物件的感情。母亲那代人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岁月,深谙勤俭持家的道理,在物质贫乏时早已养成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所以对家具物件倍感珍惜,能用就用,能留则留,不会轻易舍弃的。岁月不饶人,虽然母亲的行事能力越来越差,动作越来越缓慢,大铁锅的用处也越来越少,但在我们家里,这个大铁锅始终拥有一席之地……

◆ 吴 建

是这样在众人面前说我。听到这话,我会面红耳赤地快步离开,因为我已经到了在乎人们笑话我的年龄。也许我那时还真傻,因为我娘总说我后脑勺上有个很深的“馋窝儿”。我用手摸过,当时也觉得好像有吧。

记忆里的听戏场面,是在一片很大的空场上,搭了个高高的戏台,台上有个穿着戏服的女人,随着幽怨的曲调,在凄婉地唱,下面是人头攒动的一大片人,在咧着嘴兴致勃勃地听。当时总感觉台上那个唱戏的女人,悲悲戚戚地拉着长腔,很消磨时间。只盼着身穿闪亮亮的铠甲服饰,头戴雉鸡翎,背后插着四杆旗子的武将出来耍一阵刀枪才好看,但有好几出戏里是很少有刀枪相见的场面的。比如《罗衫记》和《裴秀英告状》这样的戏,简直就是 在磨人的性子,我还算客气,是没有耐性的,根本没有专注去听,对戏里的情节也一直没有搞清楚。不过后来,对《东京》那出戏里的《卖宝童》和《观灯》还是有点兴趣的。《卖宝童》里有个丑角叫老卖儿,她的插科打诨,诙谐幽默,而且说的都是家乡的俗语土话,赢得戏份的不少笑点。还有《观灯》那出戏,那个青衣打扮的赵美容,正月十五观花灯,把各种花鸟鱼虫造型的灯,唱得既惟妙惟肖,又活泼轻快。这大概是我当时印象最深的记忆吧。我还记得多数时间是那个女人在用哭腔唱的《罗衫记》里,有句老生的唱词是“日落西山天黄昏,虎奔深山鸟进林”。当时天确实都快黑了,我们也确实该回家了。

还记得有次去听戏,我娘在戏台下的人海里遇到了她的一个表姐,我的表姨。她们多年不见,没想到这次来听戏遇上了,我看见她们的那

◆ 程 远

故乡的春天,总是在人们的企盼中悄然而至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村子里有条小河,它是缠绕在故乡脖颈上的一条玉带。春来时,它在暖洋洋的太阳的笑脸下绽开封了一冬的河面,鸭子们迈着短蹼蹒跚的双脚,伸着扁圆的长嘴,“嘎嘎嘎”扯着它的破嗓子,呼朋引伴,乐颠颠地跳进了河,一会儿儿钻进水里洗一下冷水澡,一会儿扑腾着笨重的身躯欢快地游荡。憋了一冬,终于等到这畅然一沐的一天。

残雪消融,星星点点的小草,在渐煦的风中钻出刚刚变酥变软的泥土,拭尽眼里的苦涩,抖落一身的沙砾,开始用心歌唱。滴翠的张力迅速伸展,一个个绿色的音符播撒故乡的原野、沟壑和农家的土墙根。正是在这个时候,你对古诗中描绘的“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梦幻般景象,才有真实而深切的感觉。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早春的细雨似牛毛,像花针,那雨丝随风摇摆,朦朦胧胧,似烟、如雾。沐浴在雨中的一切仿佛都笼着一层薄如蝉翼的轻纱,让人捉摸不定。一场春雨之后,河边的杨柳,便在春风中裁出了满树的嫩芽,绿茸细软,像刚出壳的雏鸟,稚气可爱,叫人望了心生怜惜,忍不住伸

◆ 程 远

树基沟镇有两个商店,并排于镇中心的公路北侧,一为综合商店,一为副食商店。两店之间有一个铁大门,门两边各立一个水泥柱,柱上刻了两行凸起的话,字是红色,体是行楷:“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那时我们镇上的商店还不叫商店,而叫合作社,合作社的简称。

上哪去了,老王?去合作社打了一桶酱油。就这样。

应该说,合社是镇上最为热闹的地方,特别是春节前夕,不仅大人们背着兜子提着篮子来这里采购,就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也要把一年中积攒的零钱悉数花掉。鞭炮、糖块、小人书,恨不得一网打尽。那时很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香烟、白糖、鸡蛋、棉花、布料,尤其是肉——合社的后院就是屠宰场,每逢节日,那里就会传出屠宰声,人们在老远都能听到。这时,家 里有肉票的会拿出来盘算一下,是否去割一块肉解解馋。这个差事,通常也不交给小孩子,而是大人亲自出马。人群中,他们一边用力地往前挤着,一边满脸堆笑央求手握砍刀的售货员:要肥的,要肥的。为什么是肥的?因为肥肉不仅香,还能炼出油来。

小孩们去副食商店,一般是给家里买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酱油、咸盐,抑或是给大人打酒。说来这也是一个美差,因为剩余的零钱就可以自己留着或直接买糖块吃了。当然,如果有剩余的 话。

我最愿意去的是综合商店。现在,我仍然能记起综合商店里的商品布置。进门左侧,是卖生产工具和厨具的,锹、镐、锯、钳子、镰刀、菜刀、螺丝刀、扫帚、铁板、铁锅、瓷缸等等,应有尽有。右侧是文化用品、洗漱用品、布匹、鞋帽及服装。我们的小学校在沟里的南山坡上,我们每次上学一般都走铁

◆ 程 远

个亲热劲儿,很快拉着手穿过人群去找到了那位表姨的妹妹,我的另一位表姨,她就嫁在这个村里。其实我娘心里清楚,怕是来听戏麻烦人家,才没来寻她的吧。这次被大表姨碰上非要拉上娘中午一同去二表姨家吃饭,当时二表姨早跑回家做饭去了,走时不断嘱咐大表姨一定留住俺娘。其实我们村子之间相距二三里地路程,村里来听戏的人中午都回家吃饭,下午再回来继续听。可这次俺娘对表姨的挽留可谓盛情难却,我如同小尾巴一样随俺娘中午去表姨家吃了一顿饭,虽然忘记了当时的饭香,但记着她们表姊妹吃饭时的亲热劲,聊起她们小时候正月里相互出门时的往事,不时发出一声声叹息。现在想来很是感慨,听戏还能联系起多年不见的亲戚。当时农村的亲戚,女人出嫁后就很少相互走动了,她们的表姊妹之间的亲情也就渐渐拉远了距离。当时我吃完饭,就走到院子里,竖着耳朵听戏台那边是否响锣了。因为准备唱戏时,都要开始响锣的。

到外村听戏大概就记得这些了,后来俺村也再次组建了茂腔剧团,村里上代人留下来的锣鼓家伙儿,甚至压在箱底的演出戏服,也重见了天日。剧团里的骨干多数是我的同龄人,那些俺村小学的同学,她们没有上初中就在家里跟着父母种地,那时还很少有人出门打工。她们到了冬天农闲时就聚在一起学唱戏,她们把戏词都熟记于心,唱起来也毫不含糊。很快村子里的戏团红火起来,她们不仅在村子里搭台唱戏,还跟父辈的老戏团一样游走于乡下。每年正月,村里唱戏,我虽然很少去听,但并不排斥。有时也会站在外围远远地看上一会儿,并

◆ 程 远

春绿故乡

手抚摸。桃花和杏花,此时也不让我我不让你,尽展自己美丽的容颜。那粉红的花朵,映红了故乡的蓝天,映红了故乡的田野,也映红了乡亲们的笑脸。傲霜斗雪的梅花、独领风骚的迎春花、微笑的紫丁香都赶趟似的展示着春天的瑰丽,把故乡打扮得花枝招展,春意盎然了。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从南方归来的新燕屡次双双来造访故乡农家的屋檐,软语呢喃,窃窃商讨,原来它们是看中了那洁白的檐顶,果然数日后,便衔泥运草开始筑巢了。更有那越冬的鸟儿呼朋引伴,栖息在村头吐芽喷绿的大槐树上,叽叽喳喳地喧闹着,一展自己美妙的歌喉。画眉玲珑乖巧,唱起歌来也委婉动听;白头翁的长喙好像一柄黑管,吹出的调子总是舒缓悠扬;黄鹂的歌喉清脆悦耳,犹如故乡的小溪流叮叮咚咚;音域宽厚的布谷鸟好似颇具磁性的男高音歌唱家,它一开口,铜管般的嗓音便在村庄上空回荡,让乡亲们既嫌吵闹,又有些爱恋。

村里的孩子们也活跃起来,他们带着自制的或从集市上廉价买来的风筝,忙趁东风放纸鸢呢。那些“蜈蚣”“蝴蝶”“兔子”们在空中摇

◆ 程 远

合 社

道,快到学校时再转入苞米地里的小道,这样就会近些。但放学,一定是走大道,也就是镇上唯一的一条公路。大道经过合社,无论中午还是下午放学,我们都愿意钻进综合商店转一圈,尤其是文化用品的柜台,即使兜里没有钱,也会趴在那里看一会儿,发现有新到的小人书暂时买不起,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请售货员给留着,等攒够了钱再来买。小镇不大,售货员一般都认识。卖文化用品的那个青年妇女,还是我家邻居,我叫她金姐。那时,我喜欢写毛笔字和画画,所以只要我买,一般抢手货金姐都能给我留着,包括图画纸、水彩、钢笔毛笔、墨汁,甚至看中喜欢的画纸。

有时去合社,也不一定就是要买什么紧要的东西,而是为了看墙上的广告画,这些画都与相应柜台所卖的商品有关,比如卖鱼的柜台后面自然是鱼,糖果的就是糖果,锅碗瓢盆的就是锅碗瓢盆,服装鞋帽的就是服装鞋帽,都是水粉画。据说,这些画是镇上几位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其中包括学校的美术老师和两名高年级的学生,让人好生羡慕。

我不仅熟悉卖文化用品的金姐,卖烟酒糖茶的杨哥,就是卖布匹的老郑头我也认识——当然,当面我并不会这样称呼人家,而是叫郑大爷。据说老郑头不是本地人,甚至可能都不是东北人。印象中他经常戴一顶帽子,一双眼睛深且大,用语文课本上的形容词就是炯炯有神。我之所以对老郑头印象深刻,是因为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班主任介绍说叫郑金星。然后下课时,几个男生就给郑金星围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这问那。

哪来的新同学啊,让我见见大世面呗?我调皮地说。

郑金星没吱声,低着头。这时还在和我们班主任聊天的老郑头,就

不是去听,而是看着戏台上的身影,去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幻想自己如在戏里,变身侠士,辅佐清官,去惩恶扬善,去除暴安良。变身才子,巧遇佳人,去金榜题名,去洞房花烛……都说听戏入迷,难怪它很早就根植于乡土之中,有人甚至 在农忙的田间,也会来上几句唱词,释放一下心情。也许经历的时代不同,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文化背景也不同。

改革开放后的艺术多元化,我们这代人已经热衷于电影、电视剧和听流行歌曲,听戏只能是上一代人的喜爱了。村里每次搭台唱戏,观众多属于老人,俺娘和邻居的大娘婶子们,可谓 是近水楼台啦。她们总是早早来到现场,不仅捎着自己的板凳,还另外捎了个马扎,到了戏台前,占了好位置,在唱戏时不断环顾左右,东瞅西望着……显然,念旧的老人,很希望在听戏的台下遇到她们的同龄亲戚来听戏。我想那种情景跟我母亲去外村听戏是一样的。后来我进城做小买卖,正月初就早早回了城里。等隔一段时间回去时,我娘就跟我絮叨,说咱村正月里唱戏,我的表姨来听戏,被她寻到了,还领着她来我家吃晚饭。她每次说完,都是很满足的样子。

俺村的茂腔剧团,大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解散的。当时和我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很少有人在家种地了,多数人都开始进城打工赚钱养家。那几个唱戏的角儿,也出嫁的出嫁,进城的进城,就算“草台班子”也聚不齐了。村里的老人,听戏只能在那些电子产品里听了,虽然想听什么坐在家里的炕头上就可以点播,但与坐在村里搭建的戏台下听戏,感受是不一样的。现在说起正月里听戏,也成了我们这代人的回忆。

◆ 程 远

春日晴好

曳着长长的尾巴,晃晃悠悠,忽高忽低,忽疾忽徐,好不自在。竹马踉跄冲掉去,纸鸢跋扈挟风鸣。可任你飞得再高,仍在我手里,持着箝线的孩子们,这个时刻最得意。春天风大沙多,但丝毫影响不了他们玩耍的兴头。常常是时至近午或傍晚,才带着满头满脸的尘土回家,而屡遭大人 们的斥骂。文静一些的女孩子,则三两结伴,提着竹篮,去田边地头挖那鲜嫩的荠菜。挖着挖着,便坐在地上你拍一我拍一了,她们的身边和头顶上,是清冽冽的水和蓝盈盈的天。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春牛登场,地表阳升。田野上,掀开了雪被的麦苗,睁开了睡意朦胧的眼睛,腼腆地接受着春风和阳光的轻抚。闲了一冬憋得慌的农人,抓起挂在屋檐下寂寞了一冬正跃跃欲试的农具,迈着轻快的步子,来到庄稼地里给返青的麦苗儿施肥除草。刚从娘家回来的年轻媳妇,也脱下那漂亮的花棉袄,绾了袖,走进菜园子里翻地播种,她们那略施粉黛的俏脸被早春的太阳抚摸着腮红胭红。

故园的春天使人沉醉痴迷,就像情窦初开的少女——俏丽可爱,风情万种;又似纯真无邪的少男——活力四射,充满希望……

◆ 程 远

春日晴好

过来说:我告诉你什么叫作大石面,就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庙座,庙前有块大石头,拢共有四个面……臭小子,你要是胆敢欺负俺家郑金星,看我告诉你爸揍你不?

我当然不会欺负郑金星。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

相反,我和郑金星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放学经常一起走。记得他家住在我家不远的上片,他的姐姐和姐夫在家开了一个服装店,活做得好,颇受镇上的人欢迎。记忆中我是去过他家几次的,他也来过我家,比如晚上去看电影,我总是要去他家上他。印象最深的一次中午放学,我俩在大道上玩“啪叽”,一直玩到下午两三点钟,难分胜负。其实,前一天下过一场大雨,道上的坑凹处还汪着一摊摊黄水,我们只能挑干燥的几小块地儿玩。时有汽车跑过,溅我们一身泥水,未及捡起的“啪叽”亦被碾在车轮底下。

郑金星说,等太阳再热些,就会把路面烤干了。

现在想来,那是我所有少年游戏中至少最为难忘的下午。

后来上初中的时候,郑金星转学去了外地——也许是回老家了吧,我们失去了联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也离开故乡到一个更大的矿上学、工作,有时也会回到树基沟看望父母,这时的树基沟已经撤镇,变成了一个街道一个村落。公路北侧的合社虽然还在,甚至副食商店、综合商店的牌匾换成了镂空 的铁板字,但已然大门紧锁,窗板关闭。只有副食商店把头一角,尚留一个窗口,原来卖烟酒糖茶的杨哥在那里经营一些日常商品。人们去买东西,已不再称合社,也不叫商店卖店,而直接说小杨家——小杨家新进了冻梨……合社也就成了我记忆里消逝的风景。



◆ 张建新

春日晴好

两只斑鸠在窗台上跳来跳去,咕咕叫,在谈一场明媚的恋爱。

阳光好,柔柔的一层春天的阳光,铺在窗台上,合了斑鸠的心思,春天的阳光,适合晒晒爱情,也适合把爱挂在嘴角。阳光下的花朵是个明证,开得鲜艳,开得喜庆,只有拥有爱才是这样的。斑鸠拥有了爱,它们要筑爱巢,爱巢筑在窗台上,恰可盛装阳光。“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杜牧观察得细,深宫有怨,关不住鸟的碎声,碎声在说春日晴好。

阳光是从刚刚停歇的春雨中出落的,新鲜而又清亮,还有几分情意,浇在鸟头上,浇在花朵上,胜过春雨。

春雨是好东西,经不起连绵,霏霏几日,便成了淫雨。万恶淫为首,此淫非彼淫,可不是好东西。春雨贵如油,多了贵不起来,雨中花不怀孕,种子结不下。不结实的花是谎话,谎话连篇,春天不乱套了。

等天晴吧,太阳一出万物茁壮。万物生长靠太阳,春天万物生长,少了太阳,鸡零狗碎都停了脚步。

春阳下的风好,好风叫惠风。惠风在所有的缝隙里穿越,笑容的缝隙只有惠风能穿过,而这和风是有太阳味的。惠风和畅,是因太阳暖拌的。

古人比今人有趣,聚一两人或三五人,在柳下清闲,喝酒、对弈,碰友人归去,折一柳相送,情谊和心思有了。友人不负美意,速柳远行,遇水处插下,一棵柳诞生了。

柳在春阳下甚是招摇,不论大小,美滋滋,绿得盎然。

庄稼们也是如此,清明一过,种瓜点豆,在阳光下露尖扯蔓,美滋滋,但等开花结实。阳光催化,收获是跑不了的。

古人懂这理,爱在春阳下晒自己,寻一番小醉,惬意得很。陶潜便是,看他在东篱下种菊,就能想到春日晴好的南山。

现在人过得沉重些,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想想方设法做些变化,比如四面北方的寻求奇花异草种在周围,花开是好,可总是叫不上名字,老是跳起大拇指称好,好在何处说不出个一二三,不如一枝柳。

紫云英多好,地丁花多好,红蓼多好,尽管野性,生生世世在身边,沾了阳光就灿烂。灿烂一把,不负春光。

春日晴好,河里的鱼游动,桃花化鱼,鱼明丽。旧日的鱼换了桃花换装,有垂钓者,钓浅滩,浅滩上太阳厚,鱼贪阳热,把钩当成了太阳,吃下了,也不后悔,三春的鱼,上了钩,也是会被释放的。劝君莫打三春鸟,春日的鱼钓不得。

有人捕了草鞋掌,就有人接话茬,千万别煮了吃,放了吧,这叫中华斗鱼的家伙不多见了。果然阳光下一袭彩尾煞是好看。草鞋掌归于水塘,无折柳相送,也归去得愉快。好在有了春日的阳光,点燃了它们的彩色。

塘有明媚处,尽在阳光下。钓者有了此心,鱼安宁。

菖蒲长得好,萋萋地绿,落落地有香气,鱼游来游去,还有豆娘栖在枝头,把阳光也收在之间。文人们喜欢菖蒲,配以石,收在案头,挑灯夜谈,往往读出太阳味。

塘边有菖蒲,塘也就不俗了。

人有时很执念,想着占尽春光,贪恋春天,就怕春早早去了。下午和一文友聊诗,聊得投入,讲来讲去,还就一句话,把心中的诗情表达出来,就是好诗了。文字是服装,美人是不靠服装的,淡淡的妆,天然样,实美。春天是美人,阳光是天然样。

贪春是常情,摔一跤才难堪,不过摔伤了也不疼,尤其是春日晴好,不摔跤不知春的坚硬、春的维度。俗一把,也不过为。

春日晴好,晚上亦然。月亮如太阳,淡淡的有清新味。楼下有女子清理树枝,清理多余的侧枝,大约是为了让阳光更多的筛下,为树底下的小花草,女子多心思,小草欲开花,少不了阳光。

窗台边的斑鸠安静,树枝搅动,没惊吓到它们。